

自不待言，勤奋对于我们的人生当然重要。与此同时，差不多同样重要的，还有方向感。是的，方向感！借用《挪威的森林》中永泽的说法，那好比劳作和努力的差别：没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劳作，有方向感的勤奋是努力。说法诚然有些玄乎，但作为感觉倒也不是不能明白。那么什么是方向感呢？一下子还真说不大好，勉强说来，那恐怕既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直觉，又是一种近乎执拗的理性判断。

让我接着《挪威的森林》往下说吧！姑且让时间倒退到1988年。地点是广州的暨南大学。那年秋天我从日本留学回来，继续在那里任教。

回来不久，差不多同时有两家出版社找我翻译日本小说，一家要我翻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一家要我翻译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前者给的是正常标准稿费，后者承诺至少翻一番。不瞒你说，当时确实囊中羞涩。一个月工资不是七十九块五就是七十五块九，乡下还有穷苦的父母，所以我基本是穿地摊货站在讲台上给一大帮子衣着光鲜亮丽的港澳生侨生上课的。就算我张口就是一首诗，而要保持所谓师道尊严也好像有些心虚，自惭形秽。如此这般，究竟翻译哪本好呢？但这个纠结在看完全书后很快消解了——毕竟《失乐园》有些太“那个”了。不说别的，如果班上有学生看了我译的《失乐园》，那么在课堂上他会以怎样的眼光注视站在讲台上的我这个老师呢？何况又一身地摊货！当然，要解决也容易解决，用个笔名就是，比如

方向感和《挪威的森林》

林少华

不是林少华而是“华少林”什么的（实际上出版社也提议来着）。

于是我又通读一遍，而且读得比较仔细。结果这回模模糊糊感觉出村上小说的两个特色。一是故事有意外丰富的内涵，尤其对个性开始觉醒和开始看重个体尊严的年轻人，可能具有微妙的渗透力和启示性。二是村上语言风格或文体独具一格，有可能为习惯性中文表达带来一种新颖的艺术参照。而《失乐园》以及我读过的其他日本传统文学作品则不完全具备。于是我获得了一种不妨称为方向感的直觉——循此可以上路。而后来的发展大体证明这是对的。至少在我了解的文学文本之中，经由我的翻译呈现出来的村上文体是独一无二的。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小说家张生说“林老师以一己之力重新塑造了现代汉语”诚然是溢美之辞，但我的译笔毕竟引进了一种带有陌生美的异质性文体，从而为汉文学语言的表达多少带来新的艺术可能。这么说，听起来难免让人觉得不大舒服，认为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谦虚是美德。问题是，我既然卖瓜，想不自夸都不行。太谦虚没有必要，卖瓜是硬道理。

其实不单我自夸，还有他夸。例如中山大学哲学教授、著名近代史专家、《帝国落日》的作者袁伟时先生就夸过我前面说的另

一点。大约2009年，《挪威的森林》在广州入选“金南方新世纪十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十大翻译作品”。颁奖晚宴席间，我有幸同袁伟时先生相邻而坐。这位八十高龄的终审评委用我久违的广东腔普通话告诉我，《挪威的森林》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个性、个人主体性和个人尊严，对于我们有特殊意义——读的人多了，读的时间久了，潜移默化当中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潮，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还为此举了一两个例子。喏，你看，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歌可泣的事情！说白了，假如我翻译的不是村上春树，而是渡边淳一，甚至诺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那么我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不



会有今天这样的所谓影响。这就是方向感，方向感的作用。

也许有哪位想问：前年你还不是翻译了《失乐园》？不错，是翻译了，但那不是1988年，而是2018了。即使系错，系错的也是最后一个纽扣，而不是第一个纽扣——年纪大了，基本出息到头了，拐个小弯出个格也不至于犯多大的方向性错误。其实那本书一开始我推辞了半年都没接招儿。最后被逼无奈，我对青岛出版社说你们是不是存心让我晚节不保啊？不料对方淡淡一笑：“林老师，你好像本来就没有什么晚节可保嘛！”话固然说得不符合事实，但有奇妙的说服力。主动给的版税更有说服力。译完出版，日方代理人大喜过望：“林老师还《失乐园》以原有的文学性，终于把从情色小说或色情小说的泥沟里打捞上岸，成全一部文学名著！”果真？说得连这个从不谦虚的我也谦虚了两句。

那年我送书下乡到大队义务演出。临上台，书记说等一会让我插一个征兵通知，我点点头。当第二个节目《雷锋》故事演结束，书记跳上台，面对近三百男女老少读了一下征兵通知，还作了一点鼓动演说。散场后，他对我说，他也是军人出身，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战场上入的党。他看看我问，你几岁啦？也争取去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锻炼锻炼。我说六七年就争取了，先是虚报年龄被刷了下来；后是因为独子应征要征求父母意见，结果被“意见”掉了……现在超龄了，争取也去不了啦。他

那年征兵

汤炳生

说也是，不过你可以为征兵工作做点宣传。我想对呀，这个我怎么没……于是我马上想到了曾经看过的金敏迈的小说《欧阳海之歌》，那故事情节还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要截取一个横断面改编它并不难。于是我去了次人武部。接待我的是位在演出上和他打过交道的老张。当我说明来意后，他说他正在考虑搞个征兵内容的节目呢，想不到我会送上门去。

我回到团里，找了同事说了这件事，并告诉他我要写个男双档评话，问他有没有兴趣，他一听很高兴。于是我以欧阳海参军的那点情节，重新构思布局。原作中，欧阳海在窑上工作，一心要去参军，知道自己身体各方面都好，就是人矮了点，体重也不够。当他得悉自己会被刷下来的消息后，便缠着人武部的同志又是忆苦思

都说诗是文学中的精华、精粹所在，故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典故。但也不尽然。不识字的人也可作诗。比如北齐斛律金不识字，可是他的《敕勒歌》却为一时乐府之冠，连今天的小学生都背得诵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袁枚的《随园诗话》还记下一位砍柴的樵夫哭母亲作的《长相思》，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为何娘不应？”也是自然音节，至情之声，谁能不承认是诗？

不识字者可以吟诗，凭一种感觉和生活积累。在清人龚炜《巢林笔谈》中有一则《农妇佳句》的记载，说是吴县有位农妇从不识字，一天看到蛛网飞花，忽然得到两句妙诗：“蜘蛛也惜春归去，网着残红不放飞。”这是典型的触景生情。吴县这位不识字的农妇通过蜘蛛与飞花的关系，一下子悟到了诗的禅机，我以为她与斛律金和樵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说的是大俗近雅。下面聊点大雅近俗——读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发现内中颇多诗论，不过我更喜欢的是《索诗癖》一则笔记。顾名思义，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拿诗人开玩笑，不过很生动很贴切，比如著名诗僧贯休描写自己寻找诗的灵感两句

“终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人们认为是失猫诗；白居易咏杨贵妃名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人以为是目连救母诗；骆宾王咏古诗“秦地关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人以为是算博士诗；程师孟咏所筑堂诗“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还自点灯来”，人们以为是半夜上厕所；顶有趣的是梁绍壬一位同时代的人咏梅花句云：“三尺短墙微有月，一湾流水寂无人。”语极幽静，意境悠悠，可偏偏一位轻薄儿郎见而笑道：“此一幅绝妙偷儿行乐图也。”

上世纪60年代有相声《歪批三国》，拿赵子龙“老当益壮”当包袱，很逗人一笑。观上面一些大雅近俗之作，你不能不感到诗的幽默，或者说读者对诗的幽默。九十年代，有一位诗人以哲人诗，同时给少男少女以诗的沐浴，我相信此举能有助于提高国民的诗的素质，但忧者是这位诗人竟形成“现象”，漂亮的废话也渐渐多了起来。我想这或许是读者对前几年诗坛纷乱现象的一种惩戒。不管怎么说，至少这位诗人的每首诗总还愿意让人读明白吧！

由俗人作诗想到诗人媚俗，看来古已有之，倒是农妇与轻薄儿郎有见地，不把诗神圣化，反倒觅到了诗的真谛。是为诗的另一在外功夫。

诗的调侃

高洪波



时间/生命 (综合材料现代剪纸) 赵澄襄

6月中旬去菜场，出现一个卖杨梅的小摊，才发觉杨梅已上市了！回到家，赶紧打电话给老爸：“杨梅熟了，快来采！”爸爸说：“今年你的两个阿姨也要来白相，说这叫采摘旅游，你今年要接待的人多了。”

自从爸爸摘过杨梅之后，每年6月果子成熟的季节他都不落下，带回去的杨梅亲戚吃了之后，跟着他来采摘的人也多了起来。爸爸第一次采杨梅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几年前，老公到浙江上虞开了一个小厂，我就离开上海跟过来。那年6月，他的朋友送来两筐杨梅，特别好。我说：“这杨梅味道不错，我们带几筐回上海给爸妈吧。”老公说：“这里有上山现场采摘的，我们去采新鲜的给爸妈。”爸妈吃到后也非常喜欢，爸爸说明年我自己去采。

第二年6月，爸爸不要我们回上海接，70多岁的他自己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到了上虞。第二天，天气特别好，去采杨梅的人很多。车到山腰停车场，上山的小路靠自己走。我平时缺乏锻炼，爬山没有老爸快，很快被他甩在了后面。爸爸走到一半回头看着我：“要不要我拉你上来？”我喘着气摆摆手，心里想：哪有70多岁拉40多岁的？

终于到了山上，满山的杨梅树林向我们露出了“笑脸”：一片片杨梅树迎风招展，绿油油的叶子间结满了红色的杨梅，饱满又水润！领路的朋友介绍说：“这一片杨梅都是承包的，这边十几棵树是我家的，那边是邻居家的，你们可别摘错了。”我看了看杨梅，问：

老爸摘杨梅

李琪

“这杨梅红得不深，是不是没有熟？”朋友笑了：“你不知道了吧，这是我们上虞的特色杨梅。上虞杨梅有两种有名的品种：白沙杨梅和水晶杨梅。白沙杨梅，顾名思义白得透亮，甜得像砂糖，这个品种先上市。水晶杨梅，红得透亮，甜中带酸，杨梅味道浓，后上市。”

话音未落，爸爸已挑了一颗红得发黑的摘下来吃将起来，赞道：“不错，比余姚杨梅好吃。”

朋友拿来一个摘杨梅的工具给我们，教我们使用方法：只需要轻轻夹一下，就摘下了杨梅。爸爸拿着工具，我提着几个筐在后面跟着，并帮他一起寻找成熟的杨梅。

我们挑选阳光照射得比较充分的杨梅树，上面的杨梅长得又大又亮，摘下来尝了一口，果真很甜。“我多摘点，给你姐姐也带两筐回去。”爸爸边说，一边露出得意的神情。

爸爸十分喜爱种植，他小时候的家有院子，种丝瓜、葡萄、李子树和西瓜也种过，就是没种过杨梅。今年，他带着两个阿姨不仅采了杨梅，还摘到了早熟的西瓜，满载而归。爸爸明年80周岁，看他上山的步伐依然健朗，我打心眼高兴。

不知不觉间，已过了两三个小时。称了分量付了钱，爸爸和我拎着几筐胜利果实回到了车上。

“我邻居的女婿是浙江人，每年带杨梅过来也会给我们一些余姚杨梅吃，今年我可以带给他们吃啦！让他们尝尝我女儿孝敬的。”爸爸一边说，一边露出得意的神情。

爸爸十分喜爱种植，他小时候的家有院子，种丝瓜、葡萄、李子树和西瓜也种过，就是没种过杨梅。今年，他带着两个阿姨不仅采了杨梅，还摘到了早熟的西瓜，满载而归。爸爸明年80周岁，看他上山的步伐依然健朗，我打心眼高兴。

十日谈

瓜果季 责编：杨晓晖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天午后，我正在宛平南路工间干活，一位身材瘦削窄脸的中年人找上门来，自我介绍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任大星。前些日我写了篇短篇小说被《上海少年》录用，责编正是任大星。任先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早在五六十年代以《吕小钢和他的妹妹》《野妹子》等作品蜚声文坛，如今老远跑来看望我这个习作者，委实使我有点受宠若惊。他随意地坐在工具箱上，抽着自带的大前门香烟，聊家常似的询问我的创作情况，临走鼓励我多多投稿。不久，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又被他在杂志上编发。当时没有稿酬，他将每期刊出版通讯寄我，还送了一厚叠稿纸。

两年后，文艺的春天来临了。任大星特地召集了十来位业余作者，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召开创作座谈会，为复刊的《少年文艺》约稿。与会者，后来有的成为创作硕果累累的文坛新秀，有的被招聘进电视台当了编导。说来惭愧，我除了在《少年文艺》发表了些诗歌，也搞了些童话故事、童谣儿歌与成人小说散文，狗头一抓猫头一把，创作上无大起色。有一年，任先生主动提出介绍我参加作协，虽然创作数量已经足够，但没出过集子，我只能辜负了他的好意。

大约在九十年代，任先生涉足成人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黄河》《莽原》《百花洲》等名刊上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有一次，我拿了自己发表在省级文学期刊上两个短篇小说请他赐教，他看了后只是说他也太不懂。我对他的谦虚不免失望，后来碰上两件事，才使我明白他处事的慎独与低调。

上大出版社推出了由沪语专家钱乃荣选编的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任先生的《我的第一个先生》入选其中。电话里我告知任先生，他很高兴，又说没有收到样书和稿酬。我建议他让王晓明去询问。王是他女婿，是学校文学院院长。他似乎想了想，说不麻烦了。改天我自作主张去出版社替他询问，原来是他的联系地址不详。过了些日子，任先生来电告诉我，出版社已将两样书和稿酬送上门。他执意将其中一套书赠予我。

任先生是较早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他年届八十高龄时，花了两年心血，用电脑创作了一部二十五万余字长篇小说。他没有透露作品内容，只是告诉我三个女性作书名。我搜索枯肠，怎么也想想不到他模仿四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代表作《秋海棠》去作书名。听他说写得还不赖，有可读性。我便鼓动他先投寄某大型文学期刊一试。谁知过了半年，向他探听小说结果，他说尚未回音。我又怂恿他去杂志社催问，他只是摇头。后来得知他又将小说向外地出版社投寄，先是有出版眉目，过后又泥牛入海。幸好该作品在上海作协资助下，以《上海老作家文丛》之一，才得以问世。他赠我签名本，拜读后，方知是纯情小说，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从青年到暮年，与三位不同女性交往的情史和人生遭遇，既可叹可哀，又可悲可恨。后来我想，任先生这部改名为《婚誓》作品，真是生不逢时，如果换到琼瑶热时代，也许能一炮打红。难能可贵的是，耄耋之年的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新娘年满十八》。上海作协为他故世后才出版的这部作品，召开了研讨会，肯定了其文学价值。任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的。

任先生是较早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之一。他年届八十高龄时，花了两年心血，用电脑创作了一部二十五万余字长篇小说。他没有透露作品内容，只是告诉我三个女性作书名。我搜索枯肠，怎么也想想不到他模仿四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代表作《秋海棠》去作书名。听他说写得还不赖，有可读性。我便鼓动他先投寄某大型文学期刊一试。谁知过了半年，向他探听小说结果，他说尚未回音。我又怂恿他去杂志社催问，他只是摇头。后来得知他又将小说向外地出版社投寄，先是有出版眉目，过后又泥牛入海。幸好该作品在上海作协资助下，以《上海老作家文丛》之一，才得以问世。他赠我签名本，拜读后，方知是纯情小说，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从青年到暮年，与三位不同女性交往的情史和人生遭遇，既可叹可哀，又可悲可恨。后来我想，任先生这部改名为《婚誓》作品，真是生不逢时，如果换到琼瑶热时代，也许能一炮打红。难能可贵的是，耄耋之年的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新娘年满十八》。上海作协为他故世后才出版的这部作品，召开了研讨会，肯定了其文学价值。任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的。

西瓜接地气，是大街小巷夏天最常见的甜味。

